





唐世說新語序



嘗聞自昔文士記述古今
遞相傳倣其才識不無優
劣故其書亦往往浸以不
逮此直以文詞論耳至於

立言之本旨垂世之深意
則有不可以先後論者劉
潯陽唐世說足也宋臨川
王義慶作世說新語盛行
於代其言語文章別是一
色嘗標言寄勝於單言隻
句之間誠清言之宗已潯
陽此作實鍾臨川舊名若
嗣續其書者自序謂事關
世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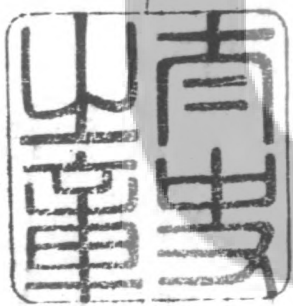
志將存勤不尚奇正之謀
不褒縱橫之說刊落浮靡
之風貶損術數之略屬意
良遠觀其詞義典贍雍々
都雅蓋廊廟之文章理道
之龜鏡乃吳兢貞觀政要
之傳史錄之醇正無類者
豈与詞冷而趣深事瑣而
旨奧者角道爭馳耶臨川
當却坐已攷宋經儒諸先

屢譏譴江左以清言致亂
深斥臨川之書至潯陽此
作迫乎不倫竟絕無一語
及之以叢揚其淵宏懿懿
之旨此又何也今讀臨川
書者皆是而於潯陽邈乎
未聞頃得吳刻是弇州校
定朝列潘公得而嗜之其
孫玄度刻之以廣異聞梅
卷三復知文字之顯晦各

有時後有子雲是書未少
誠哉是言也劉自有序余
特著其述作之義異於臨
川者如此君子擇焉

萬曆癸卯長至後五日樵

李馮夢禎撰



琅邪王安鼎書

唐世說新語序

登仕郎前守江州潯陽縣主簿臣劉肅撰

自庖犧畫卦文字聿興立記注之司以存警誡之法
傳稱左史記言尚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洎唐
虞氏作木火遞興雖戢干戈質文或異而九丘八索
祖述莫殊宣父刪落其繁蕪丘明摭拾其疑闕馬遷
創變古體班氏遂業前書編集旣多省覽爲殆則擬
虞卿陸賈之作袁宏荀氏之錄雖爲小學抑亦可觀

爾來記注不乏於代矣聖唐御寓載幾二百聲明文
物至化玄風卓爾於百王輝映於前古肅不揆庸淺
輒爲纂述備書微婉恐貽牀屋之尤全採風謠懼招
流俗之說今起自國初迄于大曆事關政教言涉文
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勒成十三卷題云大唐世說新
語聊以宣之開卷豈敢傳諸竒人

昔

元和丁亥歲有事于園丘之月序

唐世說新語目錄

卷一

匡贊

規諫

卷二

極諫

剛正

卷三

公直

清廉

卷四

持法

政能

卷五

忠烈

節義

孝行

卷六

友悌

舉賢

卷七

識量

容恕

知微

卷八

聰敏

文章

卷九

著述

從善

卷十

釐革

隱逸

卷十一

唐世說新語
二
褒錫

懲誠

卷十二

勸勵

酷忍

卷十三

諧謔

記異

郊禫

總論

目錄終

唐世說新語卷之一

瑯邪王世貞校

匡贊第一

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為秦府兵曹俄改
陝州長史房玄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
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
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為秦府掾封建平縣男
補文學館學令文學褚亮為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
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為右僕射玄齡為

左僕射太宗謂之曰公爲僕射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聞聽受詞訴日不暇給安能爲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寬平不求備以取人不以已長格物如晦玄齡引進之如不及也太宗每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曰玄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稱房玄齡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于懷卿體吾於意爲製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靈座及賜玄齡黃銀帶因謂之曰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泫然流涕以黃銀帶辟惡爲鬼神所畏命取金帶使玄齡送之于其家也魏徵常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詰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

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夷亂德顓頊征之既剋之後不失其理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人言漸澆訛不返朴素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彛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後爲人所讒敕令踣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旣渡水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

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樂當年而勵心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耳我爲人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殷用稷契伊呂四海乂安能此事朕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列未嘗無將相何用臨朝對衆

與其校量欲以天下已定不藉其力復以萬乘至尊
與臣下爭功臣聞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又曰汝唯
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
輒陳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太子承軋旣廢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
乃謂侍臣曰青雀入見日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
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後當爲
陛下煞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見其意
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進曰失言伏願審思
無令錯誤安有陛下萬歲之後魏王持國執權爲天
子而肯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陛下頃立承軋後
寵魏王愛之踰嫡所至於此今若立魏王須別致始
得安全耶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也因起入內翼
日御兩儀殿羣臣盡出詔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
褚遂良謂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慘
因自投于牀無忌爭超持上抽佩刀無忌等驚懼遂

良於手爭取佩刀以授晉王因請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晉王無忌等曰謹奉詔詔異議者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宜拜謝之晉王因下拜移御太極殿召百僚立晉王爲皇太子羣臣皆稱萬歲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雄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徒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者非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承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瓊爲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略無應募者中宗時在青宮則天制皇太子爲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旣退瓊徵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是以耶因謂瓊曰卿可於衆中說之瓊於朝堂昌言朝士聞者喜說諸武患之乃發瓊弟兄贓狀貶爲安固尉方辭得

召見涕淚曰臣辭闕庭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亟矣
請坐籌之則天曰可瑣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
曰無瑣曰和之爲泥競乎則天曰無瑣曰分泥爲佛
爲天尊有競乎則天曰有瑣曰臣亦爲有竊以皇枝
外戚各有區分豈不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
其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
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
之然事至是瑣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心昌宗以貴
寵懼不全計於瑣瑣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
功必無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非全家當享茅土
之封除此外非瑣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瑣曰天下
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
何不從容請湘王廬陵以繼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間
屢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旣知瑣之謀乃召瑣問
瑣對曰廬陵湘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託於陛下當
有所注意乃追中宗其興復唐室瑣有力焉肅宗登

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圯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
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可贈御史大夫
則天以武承嗣爲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
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
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
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況諸姑所能容使其便
可乘御寶位其遽安乎且陛下爲天子陛下之姑受
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乎事之去矣則天瞿然曰我
未思也卽日罷承嗣政事

長安末張易之等將爲亂張柬之陰謀不遂引桓彥
範敬暉李湛等爲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二十
三日暉等率兵將至玄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
迎皇太子於東宮啟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
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無罪幽廢人神
憤惋二十三年于茲矣今天啟忠勇北門將軍南衙
執政尅期以今日誅克堅復李氏社稷伏願殿下暫

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克堅悖亂誠合誅夷如
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爲後圖同皎諷諭久之太
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玄武門斬
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
曰乃是汝耶小兒旣誅可還東宮桓彥範進曰太子
安得更歸往者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年長久
居東宮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克堅立太子
兵不血刃而清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于李氏久矣今
聖躬不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于明辟以慎億兆神
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萬
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臥不語見李湛曰汝是
誅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
義府之子也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上言五日內
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失色莫敢對張說
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

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覷路絕災難不生姚崇宋
璟郭元振進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卽日詔皇太子
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於光範門內承步
輦伺執政以諷之衆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太
功於天下真社稷主妄有異議遂與姚崇奏公主就
東都出寧王已下爲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無
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見卿勿言餘並依
卿所奏公主聞之太怒玄宗懼乃奏崇璟離間骨肉
請加罪黜悉停寧王已下外授崇貶申州刺史璟楚
州刺史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并修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
時父瓌爲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
嶠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
嶠所不及也後爲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
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
與父子前後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獻可

替否罄盡臣節頹過其父也後罷政事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舉獵聞頹喪出愴然曰蘇頹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初姚崇引璟爲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執性不同同歸于道叶心翼贊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爲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旣誅徵之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于渭濱密召崇會于行所玄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爲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懽甚樂則割鮮閑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下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亶亶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

冗職修舊章句內外有敘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
遷史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遂爲宗
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思精
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已長引文儒之士以佐
王化得僧一行贊明陰陽律曆以敬授人時封太山
祠睢上舉闕禮謁五陵開集賢置學士功業恢博無
以加矣尚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及薨玄

宗爲之罷元會制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
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釐旣往而千載
貽範台衡軒鼎垂黼藻於當年徽策寵章播芳蕤於
後葉故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說星象降靈雲龍合契
元和體其冲粹妙有釋其至蹟挹而莫測仰之彌高
釋義探繫表之微英詞鼓天下之動昔傳風諷綢繆
歲華含春容之聲和而必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沃
授命興國則天衢以通濟同以和則朝政惟允司鈞

總六官之紀端揆爲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
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
壽之福吁嗟不慙
既喪斯文宣室餘談洽若在耳玉殿遺草宛然留迹
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用當宁撫几臨樂撤懸罷稱
觴之儀遵往禋之禮可賜太師賻物五百段禮有加
等儒者榮之

開元中陸堅爲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
所司供擬過爲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
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
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翫聲
色聖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
之麗正卽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
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爲未達也玄宗後聞其
言堅之恩眄從此而減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敕宰臣入集賢院分
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旣而謂

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觀象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惣明陳有德教周則獸門鱗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輪捧轂者哉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就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庄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宜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武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之先覺詔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則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寔存於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著蔡永懷

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
更重三台之位可賜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規諷第二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
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儉
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
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
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海豈復逞雄心於一
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有一言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
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疋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
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所受陷其罪恐非道德齊
禮之義乃免

太宗嘗罷朝自言殺却此田舍漢文德皇后問誰觸
忤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皇
后退朝服立於廷太宗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

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
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張玄素貞觀初太宗聞其
名召見訪以理道玄素曰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
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
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
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
繼月乃至累年乖繆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
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太宗
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憇漳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
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
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卽令按驗
漳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
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闕廷
法試朝覲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
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叅承
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

是遂捨不問谷郝律貞觀中爲諫議大夫褚遂良呼
爲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雨衣若
爲不漏郝律曰能以瓦爲之不漏也意不爲畋獵高
宗深賞焉賜郝律絹帛二百疋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爲侍中玄宗初卽位獵于渭
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
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
功揚奔走來未及翔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相
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
漁棠得失鑿齊楚仁思念禹湯邕熙諒在宥亭毒匪
多傷庾申今爲史虞箴遂孔彰手詔褒美賜物五十
段後兼知吏部尚書典選事深爲稱職所薦用人遂
咸至大官

唐世說新語卷之一

唐世說新語卷之二

瑯邪王世貞校

極諫第三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三事諫其一曰
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
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獻鷄雛者此乃前朝之弊風
少年之事務何爲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子
獻瑟琴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頰蒙賞賚但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

求不得陛下所少豈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
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諸王左右羣
寮不可不擇願陛下納選賢才以爲僚友則克崇磐
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悅賜帛百疋遂拜爲侍書
御史

高祖卽位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
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參士伍雖復才如
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故魏武帝欲
使禰衡擊鼓乃解朝衣露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
敢以先王法服而爲伶人衣也雖齊高緯封曹妙達
爲王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俱爲殷鑒今天下新定
開太平之運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
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固非
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不能從

蘇長武德四年王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長以漢南
歸順高祖責其後服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

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長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區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此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弘益

張玄素爲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

極諫其略曰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
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異昔日
後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
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
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玄素對曰若此殿卒興所
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勅高門大殿
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
事雖不行天下稱爲至德今若不遵舊制卽是隋後
復興五六年間取舍頓異何以示萬姓光敷四海
太宗曰善賜綵三百疋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迴
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馬周太宗將幸九成宮上疏諫曰伏見明勅以二月
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
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鑿輿動
輒俄經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脫上皇情或思感欲
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意只爲避暑

則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切不安文多不載之太宗稱善

皇甫德參上書曰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歛也俗尚高髻是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漢文之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三可爲長歎息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服人主之心激切卽似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裁察不可責之則於後誰敢言者乃賜絹二十疋命歸

徐克容太宗造玉華宮於宜君縣諫曰妾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無功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君之疲假使和雇取人豈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作麗故有道之

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不用則人
胥悅矣詞多不盡載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堅之姑也
文彩綺麗有若生知太宗衰慕而卒時人傷異之
房玄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
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太宗謂玄齡士
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玄
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等
謝旣任大臣卽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
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爲若是當助陛下
成之所爲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齡等問
旣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臣實未喻太
宗深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爲非便
高宗聞之召五品已上謂曰帝五載一巡狩羣后四
朝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如聞中外咸謂非宜宰
臣已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

涼州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既見明勅施行所以不敢陳黷奉勅顧問敢不盡言伏以高黎雖平扶餘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寡少備待車駕備擬稍難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諸蒐狩卽還遂下詔停西幸擢公敏爲黃門左侍郎

袁利貞爲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并設九部樂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樂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私高宗卽令移於麟德殿至會日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能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獎勸賜綵百疋遷祠部員外李君球高宗將伐高黎上疏諫曰心之痛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者不能隱情且食君

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重行之也畏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且高麗小醜潛藏山海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文多不載疏奏不報

中書令郝處俊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召宰臣議之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於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惟陛下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

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爲則天行厭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儀廢之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卽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遽訴詔草猶在高宗恐其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并賜太子忠死自是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竟移龜鼎焉

周興來俊臣羅織衣冠朝野懼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諫曰臣聞子房事漢祖謀疎楚之君臣乃用黃金七千斤行反間之術項羽果疑臣下陳平之計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如當有凶慝焉知先謀疎陛下君臣後除國家良善臣恐爲社稷之禍伏乞陛下迴思遷慮察臣狂瞽然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得歿爲忠鬼孰與存爲諂夫如羅織之徒卽是疎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遂爲俊臣所構放于嶺表俊

臣死徵還途次桂陽而終贈濟州刺史中宗朝追復
本官

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累遷內史後以贓罪
流于嶺南而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
爲中書舍人時西突厥阿史那忠節不和安西都護
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
訥等納忠節厚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
奏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爲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

奏楚客等曰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
無捨謹按宗楚客紀處訥等性唯險詖志越谿壑幸
以遭遇明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
能刻意勵操憂國如家微効涓塵以禪川岳遂乃專
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儉
狃納賄易貲公引頑凶受賂無恨醜問充斥穢跡昭
彰且境外交通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
此賊臣取怨中國論之者取禍以結舌語之者避罪

而鉗口晉卿昔居榮職素闕忠誠屢擅嚴刑皆由黷
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祿重權當朝莫比曾無悛
改乃徇賊私此而容之孰云其可臣謬忝公直義在
觸邪請除巨蠹以答天造中宗不從遽令與琬和解
俄而韋氏敗楚客等咸誅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樂二年上疏諫請復
于明辟其詞曰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
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忠臣之過臣道不軌烈士之

罪今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之恩
蔽太子之元良狂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
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
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太宗墳陵疏奏不納魏
元忠爲張易之所構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將煞
之賴朱敬則桓彥範等保護獲免後坐節憫太子事
下獄死睿宗卽位下詔曰蘇安恒文學立身鯁直誠
操往年陳疏忠謹可嘉屬曰邪擅權奄從非命與言

軫悼用惻于懷可贈諫議大夫

張柬之旣遷則天子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渾奏曰方今國命初復正當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旣行陰雲四除萬里澄廓咸以爲天人之應

武三思得幸於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書告其事中宗惑之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執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側門迎謂璟曰朕以爲已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曰人言宮中私於三思陛下竟不問而斬臣謂恐有竊議固請按而後刑中宗大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終不奉詔乃流月將于嶺南尋使人殺之

柳澤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奏斜封官復舊職上疏諫曰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裨過是以習其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陛下

卽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近日又命斜封爲
斜封之人不忍棄也先帝之意不可違若斜封之人
不忍棄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褒贈李多祚鄭
克義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忍於
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道消小人道長
爲邪爲正者銜冤將何以止奸邪將何以懲風俗耶
睿宗遂從之因而擢澤拜監察御史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鵠
鵠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九野時忙三農並作田
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
之翫遠自江嶺達于京師力倦擔負食之以魚肉間
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陛下
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則鳩鵲鸚鵡之類曷
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
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
此之外又何求哉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

使不識朕意將鳥稍多卿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
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以處方面
之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
言念忠謹深用喜慰今賜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安祿山天寶末請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玄宗宣付
中書令卽日進呈韋見素謂楊國忠安祿山有不臣
之心暴於天下今又以蕃將代漢其反明矣遽請對
玄宗曰卿有疑祿山之意耶見素趨下殿涕泗且陳

祿山反狀詔令復位因以祿山表留上前而出俄又
宣詔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爲圖矣見素自此後
每對見每言其事曰臣有一策可銷其難請以平章
事追之玄宗許焉草詔訖中留之遣中使輔瑒琳送
其子且觀其變瑒琳受賂而還因言無反狀玄宗謂
宰臣曰必無二心詔本朕已焚矣後瑒琳納賂事洩
因祭龍堂託事撲殺之十四年遣中使馮承威賫璽
書召祿山曰朕與卿脩得一湯故召卿至十月朕待

卿于華清宮承威復命泣曰臣幾不得生還祿山見臣宣進旨踞床不起但云聖上安穩否遽令送臣於別館數日然得免難至十月九日反於范陽以誅國忠爲名蕩覆二京竊弄神器及今五十餘年而兵遂戢易曰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向使師尹竭股肱之力武夫効腹心之誠則豨豸亦何能至失於中策寧在人謀痛哉

剛正第四

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守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然不能碌碌爲保妻子也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

對其狀詞辯縱橫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
仁約在憲司於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答
曰鵬鶚鷹鷂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
之官固當獨立耳後爲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非
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
矣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
託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
鞠之義府懼謀洩斃正義於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
之告其母曰姦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
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
陵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
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
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曰臣聞春鸞鳴於獻歲
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士有賤而言忠者乃
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

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
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
遂階通職不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駑祇奉皇
眷而乃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游羣小貪
冶容之美原有罪之阿干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
義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地之威方斯更
劣此而可恕實不可容方當金風屆節玉露啓途霜
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竝擊請除君側少答鴻
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
不遜貶萊州司戶秩滿于昌樂聚徒教授母亡遂不
復仕惣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何彥先負半千
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

李昭德則天朝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於洛水獲白
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
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中豈盡反耶左右皆失
笑昭德建立東都羅城及尚書省洛水中橋人不知

其役而功成就除數凶人大獄遂罷以正直廷諍爲
皇甫文所構與來俊臣同日棄市國人懽感相半哀
昭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張反爲所構云結少年耐久朋則
天大怒下獄劾之易之引張說爲證召大臣令元忠
與易之說等定是非說佯氣逼不應元忠懼謂說曰
張說與張易之羅織魏元忠耶叱曰魏元忠爲宰相
而有委巷小兒羅織之言豈大臣所謂則天又令說
言魏元忠不軌狀說曰臣不聞也易之遽曰張說與
元忠同逆則天問其故易之曰說往時謂元忠居伊
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攝成王之位此其狀也說
奏曰易之昌宗大無知所言伊周徒聞其語耳臣乃
知伊周爲臣之本末元忠初加拜命授紫綬臣以郎
官拜賀元忠曰無尺寸功而居重任不勝畏懼臣曰
公當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歷書爲忠臣陛下
不遣臣學伊周使臣將何所學說又曰易之以臣宗

室故託爲黨然附易之有台輔之望附元忠有族滅之勢臣不敢面欺亦懼元忠寃冤耳遂焚香爲誓元忠免死流放嶺南

張易之昌宗有貴寵用事潛相者言其當王險薄者多附會之長安末右衛西街有榜云易之兄弟長孫汲裴安立等謀反宋璟時爲中丞奏請窮理其狀則天曰易之已有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且謀反大逆法無容免請勒就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言發禍從卽入鼎鑊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遽宣勅命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玉命左拾遺李邕歷階而進曰未璟所奏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則天意若解乃傳命令易之就臺推問斯須時勅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辭謝拒而不見使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之私見卽法有私也璟謂左右恨不先打孺子脛破而令混

亂國經吾負此恨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爲五郎六郎
璟獨以官呼之天官侍郎鄭果親謂璟曰中丞奈何
喚五郎爲卿璟曰鄭果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當卿
號若以親故當爲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
號五郎六郎何也果大慙而退

宋璟則天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勅
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
監察御史事耶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曰請不奉制

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
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且仲翔所犯贓污耳今高
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勅臣恐非陛下之
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
喜召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示禮數遣
璟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
今隴蜀無變不測聖意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
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旣不果

伺璟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璟乘車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薛懷義承遇則天俾之改姓云是駙馬薛紹再從叔或僧或俗人號爲薛師猖狂恃勢多度脅力者爲潛圖不軌殿中侍御史周矩奏請按之則天曰不可矩固請則天曰卿去矣朕卽遣來矩至臺薛師亦去踏階下馬但坦腹於牀將按之薛師躍馬而去遽以聞則天則天曰此道人患風不須苦問所度僧任卿矩窮按其事諸僧悉流遠惡州後竟爲薛師之所構下獄死

則天朝契丹寇河北武懿宗將兵討之畏懦不進北賊退散後乃奏滄瀛等州註誤者數百家左拾遺王承禮廷折之曰素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固遇賊畏懼苟從之以求生豈其素有背叛之心耶懿宗擁兵數萬聞賊輒退走失城邑罪當誅戮今乃移禍革澤註誤之人以自解豈爲臣之道請斬懿宗以謝河

北百姓懿宗惶懼諸註誤者悉免

中宗朝鄭普思承恩寵而潛圖不軌蘇瓌奏請按之以司直范獻忠爲判官瓌奏收普思普思妻得幸於韋庶人持勅於御前對中宗屢抑瓌而理普思應對頗不申獻忠歷階而進曰臣請先斬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斬逆賊而後聞今使其眩惑天聽搖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爲其申理此則反者不死今聖躬萬福豈有剩天耶臣請死終不能事普思獄乃定朝廷咸壯之

中宗反正纔月餘而武三思居中用事皇后韋氏頗干朝政如則天故事桓彥範奏曰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參聞政事愚臣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事無不破國亡家耳傾朝繼路以陰干陽故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下不祥違人不義書稱牝雞之晨唯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干政也伏願陛下覽

古人之言以蒼生爲念不宜令皇后往正殿于外朝
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斜鼎命維新矣疏奏
不納又有故僧惠範山人鄭普思葉靜能等竝挾左
道出入宮禁彥範等切諫竝不從後彥範等反及禍
之

桓彥範等旣匡復帝室勲烈冠古武三思害其公忠
將誣以不軌誅之大理丞李朝隱請問明狀卿裴譚
附會三思異朝隱判竟坐誅譚遷刑部尚書侍御史
李祥彈之曰異李朝隱一判破桓敬等五家附會三
思狀驗斯在天下聞者莫不寒心刑部尚書從此而
得略無迴避朝廷壯之祥解褐監亭尉因考校爲錄
事叅軍所擠排祥趨入謂刺史曰錄事恃糺曹之權
祥當要居之地爲其妄褒貶耳使祥秉筆頗亦有詞
刺史曰公誠論錄事狀遂援筆曰怯斷大案好勾小
稽自隱不清疑他惣濁階前兩競鬪困方休獄裏囚
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爲譚笑之最矣

宗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恃權勢朝野岳牧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惕懼莫敢言者監察御史崔琬不平之乃具法冠陳其罪狀請收按問中宗不許明日又進密狀乃降勅曰卿列霜簡志在觸邪遂能不懼權豪便有彈躬眷言稱職深領乃誠然楚客等大臣須存禮度朕識卿姓名知卿鯁直但守至公勿有迴避自此朝廷相謂曰仁者必有勇其崔公之謂歟累遷刑部郎中琬兄瑒以孝友稱歷刑部員外揚州司馬丁母憂晝夜哀號水漿不入於口不勝喪而卒

陸大同爲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溫等侵百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吏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南郊時已十月長吏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搖動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吏益不悅乃奏大同爲河東令尋復爲雍州司倉長吏新興王晉附會太平公主故多阿黨大同終不從因衙謂大

同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爲不別求好官大同
曰無身材但守公直素無廊廟之望唯以雍州判佐
爲好官晉不能屈大同閨門豈睦四從同居法言卽
大同伯祖也

李令質爲萬年令有富商行盜繫而按之駙馬韋擢
策馬入縣殺盜者令質不從擢乃譖之於中宗中宗
怒臨軒召見舉朝爲之恐懼令質奏曰臣必以韋擢
與盜非親非故故當以貸求耳臣豈不懼擢之勢但

